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韩孟诗派作品赏析

吴小平 选析 陶文鹏 审订



22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韩孟诗派作品赏析

吴小平 选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5.25印张 100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435—0767—6 /I·69

定价：1.70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序

素 仁

两年多前，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划编辑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委托梁超然、陈光坚副教授和我选定题材，并负责部分审订工作。这是一套有计划选题，有统一编写体例的丛书，主要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和自学青年、自学干部，从今年起陆续出版，预定三年内出完。

我们知道，我国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就有文字记载的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周代的民歌选集——《诗经》。稍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我们说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文学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断地发展的。到了汉魏六朝，不但民歌更普遍地发展起来了，而且作为文学家的诗人，也愈来愈多了。散文方面，从先秦的神话、寓言故事、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发展为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作家林立的局面。我们只要从六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一书，就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概貌。文学批评家刘勰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就是指的文学式样有了很

大的发展。他说的“杂文”，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好几十种新发展起来的文体的总称。

到了唐代，不但诗歌方面出现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新高峰，散文方面也有许多有名的作家，而且，不少作家是韵文和散文兼长的。这时候，短篇小说也开始出现了。

我们平时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唐以后韵文方面新的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非说唐代只有诗，宋代只有词，元代只有曲。散文方面，到了宋代，开始产生白话小说。宋、元、明几代，白话小说（称之为话本）一直在发展，并从而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长篇小说，而以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了小说艺术的高峰。

戏剧这一文学形式，是从宋元时代才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元代戏剧有许多优秀的作品。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戏剧的出现虽然比西方晚，但它的发展之迅速和普及之广泛，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匹的。从元代到明、清两代，戏剧发展为千百种的地方戏，广大人民包括人数众多、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都是戏剧的观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在西欧，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使戏剧普及到农民。在我国各种地方戏兴起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不少由群众中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优秀剧本。这个现象，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由此可以看见，我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是循着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两个方面交互进行的。这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诗歌、话本小说、戏剧，都是先从民间产生，但又都为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吸取作为营养和蓝本，使之发展为更加完美的作品。

编辑出版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沿着我国文学发展史的脉络，把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介绍给年青一代的读者。这样，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看到各个时代的一些精品——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不但对于提高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培养对文学的欣赏情趣是有帮助的，而且，对批判地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培养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也将是有帮助的。

为了适应读者对象，每本书在注释方面力求做到准确和详细，难点尤其要讲清楚，不避重就轻。韵文一般不译成白话，但《诗经》比较难懂，因此《〈诗经〉选析》的各篇都译成白话。为了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每一本书都采用了“赏析”的体例。我们要求“赏析”写得深入浅出，对于每篇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写作技巧，能抓住要点，给予适当的评论，并从欣赏的角度谈出一点可供读者参考的意见。赏析的写法同教科书的分析有所不同，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根据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谈具有特色之处，这样，也就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比较生动活泼的、比较丰富多样的写法了。

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引起青年们对文学的广泛兴趣，并使他们从这套丛书中，得到对我国古代文学虽是初步的，然而却是广泛的接触，打下更坚实的语文基础。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

前 言

诗至中唐，已经步入了峰回路转的新境界。李白杜甫的盛唐之音袅袅回荡于诗坛上空，余响渐泯了；白居易一度倡导的所谓新乐府运动，又随着诗人晚年政治的消沉而迅即偃旗息鼓；大历时期浮浅、平滑的诗风，应着那恹恹官气，悄然扇起，弥漫于诗坛。历史在这里徘徊，在这里沉思，它呼唤着诗坛的巨擘，期待着诗风的变革。

一个新的诗派崛起了。这就是韩孟诗派。它响应着时代的召唤，以其特有的豪放通脱、恢宏恣肆的气势，以其雄奇险怪、幽冷生僻的风格，远绍汉魏风骨，近接李杜复响，一扫大历浮浅平滑之风，卓然挺立于中唐的诗坛上，为芬芳馥郁的唐诗百花园，增添了一簇奇花异葩。

韩孟诗派的主要人物当然首先是韩愈。无论就他当时的政治、文学地位，还是就他在这一诗派中的作用和影响，他都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但据学者研究，首开奇崛险怪之风的，却是孟郊。早在建中元年（780），孟郊在诗歌创作中就流露出了好奇尚异的倾向。这一年，他有一首《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写薄暮投宿，笔下全是一派荒凉凄清之景，把一种恐怖的气氛，带到了对自然美的感受当中来。又如作于贞元九年（793）的《京山行》，写的完全是一种怪异的情景：病马蹭蹬，飞蛇聚吟，夜幕虎啸之中，诗人踽踽独行——充满了紧迫感、悚栗感，哪里还有寄情山水、啸傲江湖的影子！

而韩愈在贞元八年（792）见到孟郊以前，诗风还是平实的。正是在贞元九年，他同孟郊一起写了《远游联句》，才开始表现出崇尚怪奇的倾向。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了。韩愈凭着他的政治和文学地位，凭着他的才力，一跃而为“开山始祖”，同孟郊一起，走上了以崇尚怪奇为特征的创新之路。所以，清人叶燮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韩愈、孟郊领导标新倡导于前；贾岛、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等影从响应，嗣响于后，一时间前呼后应，风云际会，活跃于中唐的诗坛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诗歌流派。

这一派诗人最根本的相同之处，就是生活道路的蹭蹬、坎坷和由此而来的心理历程上的磨难、郁郁不得志。韩愈一生遭受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贞元十九年（803），因上书为民请命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一次是元和十四年（819），因谏迎佛骨，险遭极刑，复贬为潮州刺史。孟郊的潦倒失意更加明显，直到四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做了个小官，还只得半俸，穷苦终生。贾岛先是出家为僧，还俗后，屡试不第；后因飞谤，被贬长江主簿。卢仝干脆长年隐居，不愿仕进。至于李贺，其穷愁潦倒更不必说了，仅仅因了所谓名字犯忌讳，便被无辜剥夺进身的机会，二十七岁即仙逝而去……沉重的打击，长期的磨难，使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深沉，感情愈来愈幽癖，艺术趣味也愈来怪奇了。诗，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或主要部分，有时甚至成为生活的全部。从贾岛的“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可以窥探到诗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们常常沉湎于自己所创造的诗境当中，“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

后》），吟赏把玩，留连忘返。因此，他们对诗境的探求越来越深奥了，对诗艺的琢磨越来越考究了。这，大概就是他们在诗歌艺术上好奇尚异、追求幽僻险怪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归纳起来看，这一诗派的奇崛险怪的特征，大约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丑为美，以雄奇光怪为美。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审美趣味。有谁去写拉肚子呢？韩愈写了（《病中赠张十八》：“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有谁去写鬼呢？李贺写了（《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南山田中行》：“鬼灯如漆点松花”）。至于写鸟交尾、蜗牛伸触角（韩愈、孟郊《城南联句》：“摆幽尾交榜。蔓涎角出缩”），写给毛毛虫螯了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同上：“痒肌遭蚝刺”），读来且不说能不能引起美感，至少身上也要起鸡皮疙瘩的。所以，刘熙载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可谓一语中的。从他们的诗歌当中，我们还可以更多地看到光怪陆离的和枯槁瘁索的景象。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那种天翻地覆、鬼哭狼嚎和由此而造成的怒张踔突的力；《岳阳楼别窦司直》那种波澜壮阔的声势、气魄和神秘莫测的氛围……都体现出一种光怪震荡之美。孟郊《秋怀》的萧索与悲凉，《寒溪》的清冽与冷寂……都显示出一种枯槁瘁索的美。李贺《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荒凉中衬托出一种斑驳错落的意象；《南山田中行》从鬼灯明灭之中，写出了斑斓、幽旷而又新爽的氛围……都创造出一种斑驳的、秾丽的美。卢仝更是一个追求怪异之美的诗人。他的那首《与马异结交诗》，以枯树枝的苍老怪异来描状马异的形

象，可谓异想天开。怪不得连韩愈都说他“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寄卢仝》）了。如此林林总总，可以归纳为：以奇为美，以怪为美，以丑为美。一言以蔽之，以超乎寻常为美。

这是一种有明确追求的审美理想，它突出地反映在创作中不是偶然的。从韩愈那首著名的《调张籍》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雄奇的想象和纵横的气势，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审美观。他主要肯定了李白的雄奇奔放和杜甫的壮大沉雄，而对李白的清新飘逸，对杜甫的沉郁顿挫，似乎都“视而不见”。很显然，他肯定李杜的，正是他倾心冥求和折节称赏的，正是他要努力学习的。这就折射出韩愈对雄奇壮大的审美理想的追求。他在论贾岛的诗（《送无本师归范阳》）、论孟郊的诗（《荐七》）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反复表述了这一审美理想。那么，孟郊的《赠郑夫子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洋溢着一种纵横驰骋、囊括宇宙、包容万有的气概；李贺的《高过轩》称赞韩愈与皇甫湜：“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等等，都同样表现出了这一异乎寻常的审美趣味。这一特征，在孟郊的《游终南山》一诗中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按照常人审美习惯，日出而登南山极顶，纵览天地，方可旷胸胸怀，一畅心绪；日落而降峡谷深壑，洞幽探微，差能一慰好奇求异之心理。而孟郊，率皆反其道而行之：红日隐沦，始攀高峰；旭光普照，方沉幽谷。所以，他领略到了“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的奇景异观。这种与众不同的游山玩水的独特方式及其审美感受，很能说明韩孟派诗人的与众不

同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和创作追求，不要说在唐代诗坛上，就是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罕见的。韩孟派诗人正是以这种独特的追求和由此创造出来的辉煌的业绩，博得了世人的瞩目，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二是重主观，重抒情。这与中唐时期的另一诗派——元白诗派的重客观、重写实，大相径庭。他们常常沉湎于自己的主观心境当中，用心境，写诗境，创奇境。无论是抒情诗、纪事诗，还是赠答诗、咏物诗，都以一己之心境的“阴晴圆缺”为枢纽，以一己之感情的波澜起伏为线索，或浓彩重墨，或轻描淡写，或宏篇巨制，或短韵小章，都具有相当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贾岛《题岸上人郡内闲居》诗曾说过，“静向方寸求，不居千嶂幽”。心思宁静，世界万物自然也就宁静，千山万壑，湖海波涛，招之即纷纭而来，挥之即排闼而去。所以，他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独自南斋归，神闲景亦空。有山来枕上，无事到心中。”（《南斋》）这种对物与我、境与心的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切身感受，对韩孟派诗人重主观重抒情的特征，不管是一种生动绝妙的写照和说明。在他们看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是否摄入心境，怎样摄入诗境，完全取决于诗人自己的主观感情和感受，不受任何外在影响。因此，同是孟郊，落第时，便惨呼“江篱伴我泣，海月投人惊。……时闻丧伴侣，一叫千愁生”（《下第东南行》）；登第后，又高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同是“闻砧”，孟郊一会儿觉得“杵声不为客，客闻发自白”；一会儿又觉得“杵声不为衣，欲令游子归”（《闻砧》）。同是听颖师弹琴，韩愈从中想象到“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想象到“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听颖师弹琴》)；而李贺却联想到“芙蓉叶落秋鸾离，越王夜起游天姥。暗佩清臣敲冰玉，渡海蛾眉牵白鹿……”(《听颖师弹琴歌》)。同是一个人，对于不同的际遇(孟郊之落第与登第)，心理感觉的反差，情感反应的跳跃，竟是如此之大；不同的人，对相同的事物(韩愈、李贺之听颖师弹琴)，感受的悬殊，联想的错落，也竟有如此之大——退一步说，这些似乎还可理解和捉摸的话；那么，同是一个人，对同时同地发生的事件(孟郊之闻砧)，感想却是那么跌宕，思绪又是那么复杂，不得不令人惊讶。由此可见，韩孟派诗人完全不是象元白派诗人那样“隐退”到诗的背后，让客观事物本身来说话，作代言人；而是直接跳到前台，直抒胸中口中不得不抒之情，使客观事物仅仅成为一种陪衬。宋人张耒说李贺诗篇“超物象”(《李贺宅》)，明人王世贞说“长吉(李贺)师心”(转引自叶燮《原诗》)，都是指其重主观重抒情的特征而言。诗人们以其情感、心境的刀尺，去度量客观事物，裁剪外界景观，使之符合主观抒情的需要，接受主观心境的规范和区囿，从而体现出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

这种重主观抒情的艺术特征，同韩愈的“不平则鸣”的文论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论及的“不平则鸣”，主要是指鸣其不幸，所以，他又主张文穷而后工，并在《荆潭唱和诗序》中加以论述。在《调张籍》当中，他就是这么认识李杜的成就的“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这段富于艺术想象的描写，就是其不平则鸣和诗穷而后工的诗歌思想的生动表述。

孟郊也提出过抒写真情，反对“心气之伪”的主张（《送任、齐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序》），又从侧面补充和完善了不平则鸣的理论。韩孟派诗人正是被一股勃郁的奇气驱使着，才发出了“不平则鸣”的呼声，写出了充满着雄奇力量、回荡着耿介磊落之气的优秀诗篇。

三是散文化倾向。这一特征，是与尚奇好异的美学追求和重主观抒情的艺术特征密切相关的。他们在诗中追求光怪震荡的奇光异彩，采撷林林总总的千姿百态，包容天上神仙、地下鬼魅等无奇不有的“怪怪奇奇”内容，气势磅礴，囊括世间一切。旧有的诗歌形式，显然又容纳不下这种包罗万象的物境和涵泳无穷的心境；况且，寻求新的诗歌形式，本也是他们异乎寻常的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旧有的诗歌形式被突破了，他们走到了散文化的道路上，以文为诗。从此，诗的凝练紧凑的结构，跌荡跳跃的语序和高度浓缩的语言，一变而为首尾缜密的叙述，而为连贯平白的抒写；诗的工整严格的对仗，回环往复的节奏和一唱三叹的韵律，一变而为汪洋恣肆的挥洒，而为散化的语言和句式。最典型的要数卢仝的《月蚀诗》、韩愈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刘叉的《冰柱》、《雪车》等诗。难怪有的诗评家大呼：“此是塾训体，不是诗体。”（程学恂《韩诗臆说》评韩愈《符读书城南》语）试读：“师干久不息，农为兵兮民重嗟。骚然县宇，山崩水溃，碗中无熟谷，垅上无桑麻。……”（刘叉《冰柱》）；“寿州属县有安丰，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识，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无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鸡来哺其儿”（韩愈《嗟哉董生行》），等等，

虽谓之散文，亦无不可。所以，金代赵秉文说：“少陵（杜甫）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韩愈）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这话说得极好。唐诗发展到杜甫，可算是集大成了，似乎再难有所突破。但韩愈经过开拓和倡导，跳出并打破了传统的诗的概念，把原先一些不能算作诗的，也收容进来，扩展成为诗，以文为诗。这就象他在《进学解》里说的那样，他的古文是“浑浑无涯”，如此为诗，当然是太满了；满则溢，“溢而为诗”，诗的形式焉得不被撑破？所以，韩孟派诗歌的散文化倾向，也是一种必然。

四是苦吟。所谓苦吟，即作诗必呕心沥血，必穷态极妍而后已。韩孟诗派的这一特征，也是由他们的好奇尚异的审美理想，及其“惟陈言之务去”的诗歌主张所决定的。情要真，境要奇，景要怪，语要新；“伪情”务去，平境俗景务去，陈词滥调务去，那么，非苦吟长咏何以臻此境？非刿目銛心何以逞其能？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说孟郊“及其为诗，刿目銛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屈出”，既是对孟郊精思苦炼作诗的赞赏，又表明了他本人称赏苦吟，鼓励锤炼诗境的诗歌主张。他在《赠崔立之评事》一诗中，就曾指出崔诗“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对诗歌语言缺乏锤炼。至于孟郊，他自己就曾说：“夜学晚未休，苦吟鬼神愁”（《夜感自遣》），而且，称赞他人也以苦吟相推许，如描摹贾岛苦吟情状：“瘦僧卧冰凌，嘲咏含金痍。金痍非战痕，靖病方在兹。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有时踉跄行，行人惊鹤师……”（《戏赠无本二首》之一），极为生动。可见孟郊也很欣赏苦吟，

他本人也是典型的苦吟诗人。至于孟郊推崇的贾岛，更是一个著名的苦吟诗人，传说“推敲”一辞即出于他之手。他的《题诗后》自摹作诗情状：“二句三年得，一吟双目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言辞虽有所夸张，但鲜明体现出他对诗的刻意精心，已近“狂痴”（孟郊《戏赠无本二首》之一评贾岛语）的程度。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载李贺能“苦吟疾书”，其母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以苦吟而臻于此境，可谓极至了。

很显然，这种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对于诗艺的如痴如醉的执着和追求，对韩孟派诗歌的创作，是很有积极影响的，他们的许多好诗，都善于精心构思，出奇制胜。但也应该指出，这种苦吟的作风同时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致使他们的诗歌当中，造境荒诞、怪奇者有之，造语晦涩、尖新者有之，甚至还有佶屈聱牙，不能卒读的。就说贾岛自鸣得意的“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奇则奇矣，只嫌太刁钻古怪。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以上四点，是韩孟诗派的总体特征。虽然，好奇尚异是韩孟诗派的主要特征，但分而观之，他们各自也还有写得平实、自然、流畅的作品，每人的创作风格又是面貌各异的。韩愈奇而壮大沉雄，孟郊奇而古朴澹远，李贺奇而虚幻秾丽，贾岛奇而清冷幽寂，卢仝奇而俗，刘叉奇而诞……正是这群星璀璨，这百花争艳，才使得唐诗的夜空更加绚丽多彩，使得韩孟诗派这簇奇花异葩散发出更为诱人的芳香。

本书选择了韩孟诗派的主要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共六人六十三首诗歌，进行赏析。选目时，既考虑到要能体现

该诗派的整体风貌和诗人的独特风格，选析一些典型的雄奇险怪的作品；也兼顾到便于观赏的因素，对这一类诗（尤其是长诗）的入选从严掌握，能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就可以了。由于我希望选目尽可能不与同类赏析书重复，以及本书篇幅的限制等，再加上上述原因，一些名篇只能割爱了。另外，还有一些一般被视为韩孟诗派的诗人，如马异、樊宗师等，由于其诗歌流传既少，又几无佳作可诵，所以，本书也就不选了。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我在赏析中不屑屑于字句的串讲和解释，而只是想努力写出原作的基本精神，努力写出自己的艺术感受。只是，主观愿望如此，客观效果未必能够达到。我的水平有限，疏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陶文鹏同志在百忙之中，为我审读此稿，谨此深致谢忱。

吴小平

1988年2月4日夜于

南京锁金村

目 录

前 言	(1)
孟 郊	(1)
游子吟	(2)
古怨别	(4)
戏赠陆大夫十二丈(其三)	(6)
长安早春	(7)
闻砧	(10)
登科后	(12)
秋怀(其一)	(14)
秋怀(其二)	(17)
游终南山	(19)
济源寒食(其六)	(23)
洛桥晚望	(25)
寒溪(其一)	(26)
春雨后	(29)
韩 愈	(31)
条山苍	(32)
山石	(33)
利剑	(37)
答张十一	(39)
贞女叹	(41)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署	(43)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46)
	李花赠张十一署	(52)
	秋怀诗(其一)	(56)
	秋怀诗(其四)	(59)
	送湖南李正字归	(61)
	盆池(其五)	(63)
	楸树(其一)	(65)
	感春(其一)	(66)
	调张籍	(68)
	听颖师弹琴	(74)
	和李司勋过连昌宫	(77)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80)
	题楚昭王庙	(82)
	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84)
卢	全	(86)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86)
	村醉	(90)
	喜逢郑三游山	(91)
	山中	(93)
	扬子津	(94)
	白鹭鸶	(95)
贾	岛	(97)
	剑客	(97)
	寄董武	(99)
	南斋	(100)